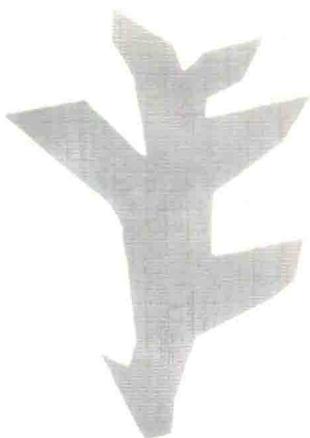


获奖作品集

【中篇小说选刊】

85



1985年
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

获奖作品集

下册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1986年·福州

一九八五年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获奖作品集
(下)

*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復貴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制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20.625印张 960页 490千字

1986年12月第1版

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365

书号：10368·209 定价：4.20元



作 者 介 绍

张映泉，男，湖北省远安县人。1945年11月出生。

1961年，因家庭困难，从学校直换考入县花鼓剧团，当过演员、搞过乐器，并学过绘画。1973年调县文化局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至今。

从1973年开始文艺创作，编写了16个剧本，其中三个在地区获奖。多幕剧《好事成双》和《吉人天相》在省刊上发表。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，先后在《长江文艺》、《芳草》、《飞天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青年文学》等刊物上发表了《慰问》、《维纳斯闹进门槛来》、《白云深处》、《山洞一夜》、《同船过渡》、《桃花湾的娘儿们》等中短篇小说二十余篇。《桃花湾的娘儿们》获《中篇小说选刊》优秀中篇小说奖，《同船过渡》获第七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湖北省专业作家。



作 者 介 绍

张一弓，男，1934年12月出生于河南开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祖籍河南新野县。1950年于开封高中二级肄业，相继在《河南大众报》、《河南日报》任记者、编辑近三十年，后到河南登封县基层工作三年。五十年代开始小说创作，因短篇小说《母亲》受批判而搁笔二十年。1980年以后重新发表作品，计有中短篇小说二十多篇。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、《张铁匠的罗曼史》、《春姐儿和她的小夏斯》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，《黑娃照相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《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》获《中篇小说选刊》优秀中篇小说奖。《张铁匠的罗曼史》、《春姐儿和她的小夏斯》本刊1982年、1984年分别予以选载。

1982年加入中国作协，现为中国作协理事，河南省文联专业作家。



作 者 介 绍

谌容，女，1936年出生于汉口。祖籍四川，幼年曾在成都、北京、重庆上学。1951年参加工作，1954年上大学，毕业后当过俄文翻译、音乐编辑和中学教员。

1979年以后发表了中篇小说《永远是春天》、《人到中年》、《真真假假》、《太子村的秘密》、《散淡的人》等，《人到中年》、《太子村的秘密》均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《散淡的人》获《中篇小说选刊》优秀中篇小说奖。《人到中年》在国内外反响强烈，赞誉极高。



作者介绍

冯骥才，男，1942年出生于天津，祖籍浙江慈溪。1960年高中毕业后参加过球队、当过美术教师等。十年浩劫期间，历尽磨难，这也丰富了他的创作生活。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，创作极丰，现已出版的有长篇小说《义和拳》（与李定兴合作）、《神灯》；中篇小说《铺花的歧路》、《啊！》、《爱之上》、《走进暴风雨》、《神鞭》等；短篇小说集《雕花烟斗》、《意大利小提琴》、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》等。《爱之上》、《神鞭》曾在本刊选载。《雕花烟斗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《啊！》、《神鞭》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《感谢生活》获《中篇小说选刊》优秀中篇小说奖。

现为中国作协理事、天津文联副主席、天津作协副主席、六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封面设计：唐磊

目 录

(以获奖作品标题第一字笔划为序)

上 册

序.....	康 澈
大林莽.....	孔捷生(1)
林莽和人	
《大林莽》的震怒.....	苏 晨(138)
女儿经.....	程乃珊(153)
一点尝试	
一幅典型的上海风俗画.....	斯 群(250)
井.....	陆文夫(257)
从《井》看封建心理积淀.....	唐 莹(320)
向生活深处开掘.....	刘 坪(327)
天 狗.....	贾平凹(333)
说《天狗》	
爱的膜拜.....	张兴春(388)
阴错阳差.....	蒋子龙(399)
著书不为丹铅误	
让群众从当代文学中看到“当代”	于良志(468)
老 井.....	郑 义(479)
太行山牧歌	
《老井》人物浅析.....	王 影(638)

下 册

- 桃花湾的娘儿们 映 泉(1)
说说山里的“娘儿们”
情感，在文学作品生命中流泪 骆 文(353)
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 张一弓(367)
莫名其妙
“全人”，往往是“摸不透”的 江曾培(456)
散淡的人 湛 容(463)
关于“散淡的人”
古稀之年拳拳心 高 光(566)
感谢生活 冯骥才(573)
关于《感谢生活》与苏联汉学家鲍里斯·弗里京
（李福京）的通信
痴傻赤子情 高 光(637)

桃花湾的娘儿们

映 泉

一

不知翻了多少座山，也不知过了多少道河，总算望见了目的地。

“那，那就是桃花湾。”老赵指着小河对岸。

对面的山岗象一把藤椅的背，环抱着一湾人家。岗上岗下，桃花盛开，恍恍惚惚象一团团被朝阳映红了的云彩。桃花丛中，升起了缕缕炊烟，人们开始做晚饭了。

“真美呀！”梁厚民轻松地长舒一口气。

“梁书记，”老赵极为严峻地说，“你还年轻，进去后你得尽量严肃，跟那些婆娘们不能有好颜色。一个个都是他妈的万能胶。”

梁厚民忍不住笑起来：“这么严重？”

“哼！你没注意到委员们的表情？说要下队贯彻文件，了解情况，人人都争着去爬大山，怎么就没人自告奋勇到桃花湾来？我告诉你，这个风流窝儿除了我老赵没人敢来！”

梁厚民想了想老赵的话，不觉点了点头。桃花湾仅是小小生产队，人不多，地不广，委员们却没一个自报到这儿来的。他还以为同志们为了支持他这个新干部，越是艰险越向前哩。那位姓田的老委员一提起桃花湾就有些忸怩捏捏，难道他的作风错误是在这儿犯的？看来问题有点儿严重了。

“你想，”老赵继续说，“几个省的人贩子拐骗女人都是拐骗的这儿的，是好东西会跟人贩子跑？老子要当了公安局长，就捉他几个婆娘！”

梁厚民没有答话。他由那位老田委员想到了另一些栽了跟头的干部。

老赵见他不笑了，以为他害怕，接着说：“我劝你不来，你硬要来……”

“笑话！”梁厚民不领他的情，“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堂堂区委副书记难道还怕几个婆娘？我倒要看看她们究竟是人还是妖！走！”

他把歇在石头上的旅行包一抓，雄赳赳往山垭下走去，一副大无畏的样子。老赵跟在后面，颇有些焦心。他想，连老田这样当过兵的硬汉子都栽倒在婆娘们身上，何况这位读了一肚子乱七八糟书的大学生？他觉得保护好这位新领导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，不觉紧追了几步，好象前面是敌占区。

一直下到小河底，然后又朝上走。冷不防，一群狗呼啸着冲了过来。梁厚民吓得倒抽一口冷气，连旅行包也掉了。

人在石级路上朝上望，只见高高的石坎上到处有狗的脑袋，黑的、黄的、花的，一条条龇牙咧嘴，恶狠狠地瞪着他俩，喉咙里发出咆哮声。路上的几条拼命往这边扑来。

老赵抢步上前，一手护着大学生书记，一手用棍子左右遮挡。他不知什么时候找了根棍子在手里。不幸棍子晃得越凶，狗

也进攻得越凶，他们不得不边遮挡边往后退。梁厚民揪着老赵的衣服，老赵抓着小梁的胳膊，跌跌撞撞，好不狼狈。

狗咬声中，响起了一片笑声，“咯咯咯咯”，“哈哈哈哈”，笑得蛮开心。梁厚民朝上一望，见到几张粉嘟嘟的脸，张着嘴巴，露着牙齿，笑声是从那些嘴巴里发出来的。

老赵也看见了，手对付狗，嘴里便骂起来：“你看这些骚婆娘，都他妈的不是好东西！喂！你们不消笑得，老子等会儿跟你们算帐！”

那些张脸一下子都不见了，接着听见唤狗的声音。“黄毛”、“花子”、“黑头”、“虎子”……呜的鸣，叫的叫，一个个嗲声嗲气，尖溜溜的嗓音在山间回荡着。不一会儿，那些凶恶的狗都匆匆忙忙跑了。

梁厚民惊魂稍定，气得也想骂几声婆娘们，不知为什么不但没骂出声，反倒笑了起来。老赵的脸黑得象周仓，手提棍子气冲冲往上登。梁厚民怕后面来了狗，紧紧跟着他，半步也不敢拉下。

弯弯拐拐爬上去，只见好大一个屋场。然而却见不着人。梁厚民眼尖，看见一扇扇关着的门上门环还在摆动，不由得又笑了。

“咯咯，藏起来了。”

老赵象个将军，挺立在稻场中间，厉声道：“把门闩着干什么？有本事的都给我出来！”

也许都没本事，因为没人出来。

“听见没有？唆？你们跟你们的狗一个样，尽会欺负生人。穷开心！出来！都聋啦？都死了？怎么不打哈哈了？”

老赵见没人理，仿佛不解恨，径直走到中间一个门口，用棍子“通通”搞了几下。这一溜房子起码有了一百多年，看样子过去是一家，现在共开了五个大门，也就是说至少住了五家。房子高且深，那几棍搞了不知里面听不听得见。